

生育意愿值得研究

社会热点

周云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至今,“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已近一年,但据报道,公众对生第二个孩子的反应,比预期的要少很多。按之前官方的预测,全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妇约有 1100 万对,政策调整后,预计每年多出生约 200 万人。7 月 10 日,据国家卫计委官员透露,截至 5 月 31 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 27.16 万对,已批准的有 24.13 万对。也就是说,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仅占符合条件的 2.5%。以浙江省为例,预计 2014 年全年单独夫妇再生育的出生人数实际为 2 万左右,而之前预计的数字则要高达 8 万。

这些数据再次证明了一些人口学家之前多次强调的观点: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之下,中国人的生育愿望受到了明显的抑制,远不是一些部门、官员和专家估计的那么强烈。实施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面对这一现实。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夸张地说,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项公共政策。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百废待兴,经济社会亟须发展,成为社会共识。而庞大的人口,则被看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在这样宏大的背景之中,以控制人口规模为主要

目标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实行迄今,已经长达三十多年。在当时那样的语境之下,决策者自是出于公心,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切之心,而没有今天这么多部门利益的考虑,这也是这项政策能够广泛动员各种资源,得到深入实行的根本原因。

无论如何,今天,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当初制订的目标,有效地降低了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规模。但同时也滋生出了一些当初意想不到的问题:诸如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的变化;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问题;最严重的就是人口结构逐渐失衡,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乏将会是今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日益突出,才有了决策层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审慎调整,比如放开“单独”二孩。

可是,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效控制了人口规模,更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加上其他因素,局部性的“单独”二孩政策,或许已经无法扭转民众的生育意愿。因而应当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加深入的改革,新出现的人口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这需要越过诸多障碍,首先是在观念上。计划生育并不是单纯控制人口规模,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合理的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这应当是今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其次是体制上面。公众质疑,计生部门和部分的人口学者,是不是已经形成一个利益集团,维护现行的政策,他们的利益就可以最大化,因此他们已经成为计生政策改革的最大障碍。那么接下来,计生部门和相关的人口学者,能不能用实际行动回应这些质疑呢?

无障碍的士应定位于公共产品

言者有意

魏英杰

近日,上海强生出租推出的首批 50 辆“英伦”无障碍多功能出租车正式投入使用。这款出租车独特的造型,以及“土豪金”的外表,非常抢眼眼球。

实际上,这款出租车的最大亮点在于针对残障人士而设的各种人性化功能。如电动上车踏板、滑动车门、台阶灯、大型扶手、后车门折叠斜坡等功能设计,可以很好地照顾到行动不便人群的舒适安全出行需求。据悉,这款“英伦”车的上路,填补了上海专用无障碍车的空白。此前,北京、广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已先后投用这种无障碍出租车。

留意过一些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大体而言都无法让人满意。比如街头常见的盲道,要么被“腰斩”,要么被“断头”,这样的盲道甚至比没有盲道更危险。有的公共场所内,无障碍设施如电梯、坡道,根本形不成连贯的无障碍通道。这些现象一者反映了无障碍设施缺乏统一布局,一者也表明,相关设计施工缺少残障人士的视角,难以体现对残障人士的关怀。实际上,只要设身处地到现场走一遭,很容易就能发现问题所在。

无障碍出租车是打造“无障碍城市”的组成部分,理当从“无障碍”角度出发,为行动不便人士提供更好服务。这就要将无障

碍出租车当作一种公共产品,从运营模式到服务规范上做好“无缝对接”。比如在定价上,政府可从政策补贴入手,适当减轻其运营成本压力,提高运营单位的积极性。此外,还应搭建专门叫车服务平台,为相关人士提供预约服务等便利。

在这方面,杭州无障碍出租车出现过的运营问题值得关注。2011 年第八届全国残运会期间,杭州投入使用 50 辆“英伦”无障碍出租车,几个月后,这批出租车却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出现了集体退车现象。据介绍,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对这款出租车认同度较低,比如很多人认为这是残障人士专用车,而残障人士又觉得打电话预约叫车麻烦;另一方面,由于这款车油耗较大,虽然当地在经营权证费、营运班费以及油耗上均有所优惠和补贴,一些出租车司机还是不愿意开这款出租车。

同一款出租车,杭州曾经面对的问题,上海也可能碰到。这提醒了一点,虽然无障碍出租车可以当做普通出租车运营,但由于车辆自身特点及其先天定位不同,倘若没有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加以扶持,很可能出现“叫好不叫座”的现象。

立足于市场需求,上海或不只需要 50 辆乃至 200 辆无障碍出租车,这可为无障碍出租车顺利运营提供坚实的市场支撑。不过,从关爱残障人士、健全城市无障碍设施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对这款出租车提供各种政策优惠。面向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公共产品是否完善,也是考验一座城市公共服务品质的重要指标。

画中有话

验孕约战



文/大汗 图/春鸣

近日,西医悬赏 10 万元挑战中医能否诊脉验孕的消息引发关注。发起者“烧伤超人阿宝”通过微博称,目前挑战赛正在筹备,除此前迎战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杨桢医师外,成都老中医吕即来也报名参赛,并自愿出 20 万作为奖金。

在古装片的桥段中,被渲染得最神乎其神的是悬丝诊脉,老太医隔着帘子通过丝线就能断定娘娘是否有喜。这当然不必当真,古时没有 X 光机,切脉验孕,实出无奈,但数千年积累,“滑脉有

孕”,岂能轻易否定?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近代最有名的一次莫过于梁启超之死——他由于北平协和医院的一次手术事故被错摘右肾而去世。当然这并不能证明西医就有何不好。苏轼曾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西医既然各有优势,各有传承,那就不必互相打倒,让它们成为相互有益的补充,岂不妙哉?

长期以来,中医因为历史以来的条件所限,其“黑匣”理论一直备受诟病。如果能通过这次“验孕约战”,推动中医的现代化与科学化进程,那更善莫大焉。

政策虽好,漏洞不少

一家之言

侯江

养老问题,绝对是道难解的谜题。这道题的求解过程,又会带出无数大大小小的问号。据媒体报道,南京将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方式,其中,“家属照料型”模式让人感觉很新鲜,子女、儿媳在家照顾卧床不起的父母公婆,政府可以给其发每月三百元至四百元的工资。

这一规定真的让人眼前一亮。但是细看之下,才发觉,政策虽好,漏洞不少。比如,政策规定:子女、儿媳在家照顾卧床不起的父母公婆,政府可以给其发月工资。但是,通读媒体的报道,也没有看到对于“在家”二字的详解,是指 24 小时在家看护老人呢,还是每天在家几小时打理老人的生活?政府发的这份工资,雇的是全职工呢,还是兼职工?

据报道,南京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处处长周新华介绍,他们在调查居家养老时发现,许多特困家庭老人的子女是下岗失业人员,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外打工,也就挣个一两千块钱,除去交通、吃饭等成本,最后实质上没剩多少。而自己年迈的父母一没时间二没人去照顾服侍。“为此,我们有了个想法,把政府购买服务照顾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

钱拿出来,直接‘聘用’老人的子女。这样一来,儿女不仅可以尽孝心,还可为自己增加一定的收入,实现失能老人家庭养老与解决子女家庭经济负担双受益的效果。”这样看来,政府相关部门完全是出于好心,三四百元钱,他们觉得连养老带下岗失业人员的安置这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但实话实说,就算是画饼充饥,这饼也画得太虚。现在的物价,全国不尽相同。但南京的物价大概是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这莫衷一是的三四百元月工资,是不足以让一个全职照顾老人的子女糊口?粗略计算一下,在南京这样的省会城市,三四百元人民币,大概连一个人一个月的饭钱都不够,政府怎么能指望有着如此低下收入的人能够“爱岗敬业”?

当然,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明确地说,不是全职在家照顾老人生活的子女就得不到这份“工资”。兴许,子女有工作,能够把老人的生活照顾到了,也能领到这份钱?若真是这样,公众就不得不担心政府这笔钱会打了水漂儿,并且会制造出大量的家庭矛盾和纠纷。一些有收入的子女,很有可能顶着照顾老人的名号去冒领这三四百块钱给自己的生活锦上添花。老人们是弱势群体,连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了,怎么对付得了那些有可能冒出来的既不出劳动又要得好处的黑心子女?

政府出钱解决养老问题,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这钱花得太没规划、太不合理、漏洞百出,那么,好事迅速变成坏事,是可以预期的。